



09565

明史論卷之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論正

太祖起兵

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滌和。南收姑孰。金陵一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瑩。紫衣侍疾。以至伽藍立珽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命世之器。非夫羣雜草竊所能闇好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靳義。禮葬福壽。赴子興之難。

明史論

卷十七

一

縱望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酖毒。環宿衛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洵牙於黃墩。麾遇春於采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林兒。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敞。有茲不世出之略。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為王者受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宋文正李文忠。與白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卽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加蕃

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及地脈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平定東南

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爲三吳。於越。勢同。葛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略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蕞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二

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甯國。張明鑑據維揚。八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伯顏不華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眾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恣。天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婺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惑諸將之議。正林兒之位。則彼將造擅太阿。予奪愛憎。益子聖公。必隳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卽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爲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郡。而上游建瓴。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

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自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弩末乎。

太祖平漢

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蠡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騫鷲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寸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偽漢。後取偽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舸。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三

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謀。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千城仗普勝而旋。卽殺之。北面事壽輝。而旋卽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所謂揮聲紫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闇之風。歸命少竇。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郢。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

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爲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太祖平吳

張士誠本秦州鹽僮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卽未能藉其富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煮海盡魚鹽之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倣典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四

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三參軍輩又迂闊昧大計以故謀主被讒爪牙受縛而子以太祖有可乘之微三士誠乃內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略定金陵爲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單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僞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爲寒心士誠又不以

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
關疴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鞏固全軍并力
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眾寡之形不敵譬之孤
豚唯虎燎髮洪鑪必無幸矣。爲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
待於境上河西三郡獻自寶融新都六城保於汪氏庶
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
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
天驕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之桑榆不
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
士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
失在白守不知輕戰之弊原於氣驕自守之私叢於志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五

滿急攻晉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亡過猶不及
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辭無撓屈
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胸遊魂倔強何足數哉

方國珍降

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弄潢池揚竿倡亂
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
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蘄黃莫不南面稱
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
也然而國珍地小力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
待敵此惟識略過人眞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
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

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於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款於明以資其外衛其效忠於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氏而侍子於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正所謂信牙搖尾荒忽無常毋論明室鼎興貽羞鬼蜮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衡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恃狡謀依遠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兇強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六

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緼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蓋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焚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於目中豈真兵白頭鬚置隴蜀於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爲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爲新主資矣

太祖平閩

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爲元守封疆者則福清入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定從政延

邵諸山賊起家巡檢。恩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軋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籍海舶之利。乘關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專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闔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煜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爲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斷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間胡深之役。頗有狐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略。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旣死。義士悉從。李芾自裁。潭城皆盡。豈非激於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子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叛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而閩人獨爲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紐。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平定兩廣

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剋期同發。趨

之如猛獸驚鳥迫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
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略，秦、晉、關、陝尚
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
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
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
禺之賸俗也。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
陝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
爲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王時未窺虛實，
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
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即可傳檄
而定。兵法云：過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環。於是由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八

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
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搗虛，雖淮陰之用
兵出奇，岳侯之神算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瑄戰功，止
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
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降，
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聞之孔
明伐魏，先定南苗，秦國自強，首吞巴蜀，蓋正向而爭天
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况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
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掃滅上游楊瑄，著唐
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爲掎角，克奏
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王先取兩

川然後專辨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眞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竇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北伐中原

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漢奄有荆楚開拓闔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吞大河之北矣吳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入幽燕而先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南斷其羽翼再取潼關據其戶檻然後彈丸孤城所向必克猶之酈生說漢首下陳留光武滅新先收宛雒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若虓虎之臣猓狝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九

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雲氣壯以故塔兒灣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飛固宜闢國承家勒銘鐘鼎者矣然災考其時大軍戡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青徐各郡千里扶攜充豫諸司百城分潰東河在平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降馬德陳乘漢人也而遁忽林脫目元種也而亦遁蓋以其時乾綱廢弛羣情竄散柄臣尾大既誅帝后東宮腦滿擅討儉邪以至關河起大業之愁鼓櫂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恠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之所啓乎况乎鴈牙北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都之日市

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吾以義克紂都而去殷
弊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知天命之有歸乃在人心
之豫附矣若乃會議端明棄同甌脫叔寶全無心肝紀
侯大去其國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
皆俘明室破元嬪媼不御忠厚開基又何必天道之好
還也

略定秦晉

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
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綴
彼聲援原未嘗命其仰闕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
之守晉者爲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爲李思齊張思道皆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十

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莫神矣而
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
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闕
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驚奔使宗異拱手
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擴廓
留守如孟德之保三城思齊出闕如趙奢之爭閼與則
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安懼未
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
豫入晉目晉達秦擴廓不戰於北平而戰於晉陽思齊
不戰於河津而戰於峭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
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倔強擴廓以私讐稱兵

大敵在前而兩虎自鬪。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掃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憂卞莊之刺。講廉藺之歡。嗚呼。晚矣。以子觀之。唐起翼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於公戰。正所謂倔強秦莽之問。遷延歲月之命。豈真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於韓札兒之河湟。剽掠張良臣之慶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晉室之表裏山河。秦地之隩區陞海。安得不爲新主資也。

故元遺兵

塞下之險。東起關。鉞北歷喜峯。西互偏頭。五灰相距二

明史論

卷十七

四

七

千二百里而遙。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籙攸歸。餘屑革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厥。內地旣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况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蹕林祭人。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楚。豈得云

情歸之翁。書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搗定西。一出居庸以搗沙漠。則雲中雁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絕矣。而且黎東勝之險。是南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相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弱水。雖賊師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駕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捷。買的就俘。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犁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陽水疏勒。則桑哥兒之跑地。蒙駝塞之冰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七

餘年石晉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無外耶。

大祖平夏

聞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關。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俘縶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羣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爲徐壽輝之外臣。伯又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於

友諒而遂奄有三巴盜竊名器比之劉宗下輦而自王公孫躍馬而稱帝。功尤易易也。王珍不以此時北趨子午人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改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王珍也。方太祖之初。遂鹿中原。未遑外討。答書通聘。以待隗囂厚禮卑辭。以驕李密。而使者乃以張裔之口舌誇蠶叢之形勝。井蛙坐大斯爲過矣。至於元都已沒。秦管悉平。蜀道一隅。勢如黑子。乃始命鄒興。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鐵鎖橫關。九泥壘守。不已晚乎。若大太祖之伐蜀也。以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德一軍揚言發金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三

午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鄧艾繩入陰平。則縣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廣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詣軍門。明昇面縛銜璧。而彭氏以爲縱走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也。乃知桓溫旣入。李勢告亡。全斌濟師。孟昶不祀。此張載勒銘於劍閣。左思致誠於蜀都。王壘銅梁險無足據矣。從此再隳效順。卽筆景游蒨。皆出於番禺。竹杖來於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傳。廖文皆御製。楊瓊以無績而不敘。小校以非義而輟。賞勸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侯歸義。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裨樂燒。身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州僭號時。其爲

太祖平滇

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偷視蠻陲。此其勢北崩。天水之坐大隴。西子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劉謨。猶能殉漢。烏孫公主。義不忘隋。盛王禱於北寺。斬吳雲於沙塘。死從金闕。生媿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大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棄。中原於蔽。屢孤臣。天末難填。滄海以九泥。則子嬰軼道。詎是亡秦。劉神長安。無須思蜀。爾臣歸命。納土入朝。顏利冢。雷灞土。突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舻。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十四

蔽江西上。乃始開闢平章。數兵曲靖。不知烏撒之師分。出永甯。曾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搗雲南。偏師還赴大理。堂陞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皇聞敗。六宮出走。龍衣焚於寶殿。閭門驅死滇池。鼠輩乃雨。何因偏強如是。耶。或亦曾連帝秦。願蹈東海。田橫入朝。道刻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退指揮。不爽尺寸。史稱漢祖。止於百敗。不折。敵畏唐宗。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畧。嗟乎。後矣。若夫曲靖之戰。沐英決策。冒霧疾驅。兵臨白石甯。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曦展角。潛出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

江結陳退不能止。此荷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明之水。路踰萬里。時纔百日。耿弇功震祝阿。李靖風行突厥。潁川黔甯何多讓焉。雖其後竊發時聞。不煩左顧。而軍若驚颺。彼同敗葉。遙傳仁貴。咋舌稱神。爭識令公。望塵羅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南夷。夜郎印笮。遂成荒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割於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黔甯永鎮。三百年來。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鷄。入參侍從。豈非春風所及。鷹眼能慈。泮水之林。鳴音速化。猗與盛哉。

胡藍之獄

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鸞熊論封。奄有江漢。以故士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五

曰主墮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帝刑馬。綰豨伏鑽。闔閭誓國。伍胥屬鏹。遺介推於綿上。試文種於地下。弓藏烏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櫛風沐雨。縉子王之爪牙。枕戈臥鼓。藉苜蓿之城。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復壁藏兵。藍玉家奴。衷甲張敖。不軌逼漢祖於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鬚於姑孰。遂乃芻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盡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及也。乃論

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子考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十石。魏國食祿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於廟。奠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韜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啟機。傳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合。閔通彭越。樂布罪無相及。而沉阜隸之後。漸乃式微。耐金之舉。以次削除。甯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亡。蕭何三木而就。微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尚功之典不設於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於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於册。而醴泉之詐。與貶爵削封。播告於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貴。不驕。竝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啞。嗚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開國規模

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葉陵遲。生民無至。西京禮樂。失

自周遜晉代風流亡於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祚靈崛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勦禍亂率由蒼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成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徧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故振墜緒於秦灰永貽謀於周歷夫沛公老死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槩德未推藝祖外寡經營求其綱羅前哲範圍後王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七

概乎未之逮也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爲毀繼至善者難爲功龍門作史不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瘦死獄中詩過謫戍荒徼賈誼流涕於劍盤絳侯摧心於牘背所以七國之豐實啟養癰黃川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仗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汴都城陷盡殲諸

王元李羣雄。率起大盜。因而懲噎。不無吹羹帝性。沈鷲果於屠殺。微類漢高。遜美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削奪諸藩

閻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晉鄭焉依以故眾。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拱衛京師。勢甚重也。高皇帝大宝既定。翦桐論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甯王居大甯。蕃布星羅。屹然立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并州警備多蓄重兵。馬邑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六

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紂。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况秦晉四府。湘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爲。偃蹇坐大。藉神明之胄。挾肺腑之尊。楊水以鄰。鄰而興。周道以親。親而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况乎冲齡御極。王少國疑。強宗亂家。視同赧獻。斯時賈生抱哭。卽召吳楚之兵。王父設謀。便啟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分。公室餘地。悉入廩延。正所謂養虎貽患。蓄癰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於削強藩。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燕王最強。最先反。甯王次強。必次反。母怪齊秦黃子澄輩。拊膺厝火。握手閣門。次第芟除。計

安宗社然而忠則竭矣莫亦稍絀焉考其時周王岷王
都被掩捕。齊藩代藩。竝皆幽廢甯邸護衛見削湘王閭
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震興。案驗未明。葛藟不芘。必有
託蒼天以報快。生皇家而勿願者。况又中涓入燕。逮繫
官屬。幾於十王。竝戮七國。行誅。屢起兵端。非無日實矣。
以子論之。方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遣子之口。宜於大
內。置百孫院。因而畱之。仍擇名臣。傳之禮義。四小侯就
學於漢。卽長安君入質於秦也。而又分命洪武舊勳。以
撫綏爲名。開闢通州。分屯河濟。倣亞夫之堅壁。立辛毗
於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
不臣錫之几杖。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十九

俟諸子弟年各冠婚。卽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固小則
永無邪心。內割則夫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
獨奈何葉居昇之奏。被譴於高皇。而方孝孺之謀。不行
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
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謀之不臧。誰執其咎哉。逮
至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穗獻門。安楹首附。周齊列
藩。以次復爵。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
興廢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讀。
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燕王起兵

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快悞非少主臣也。然而

高帝賓天。太孫卽位。令帝開誠布公。杜豐修睦。几杖之賜。類及智囊。之計不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土留章。封還錢俶。羈縻之道。亟行柴章之謀。未決也。若謂事憂厝火。計決徙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玄武喋血而建威。敗當其堂。皇不避。升陛不拜。則相如奏。筑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黃獨不能乎。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鼂錯。先至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裕。薛歸玄乃悔。使京口。爲燕王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闔門自焚也。遣張昺。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既起兵。非帝殺王。卽王殺帝。其傳檄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三

天下。自此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呼忱日月。指誓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館。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既收伯仁。安能反臣姑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犀日角。皇孫落月偏顛。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久無瓦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自難逭。眞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灞村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萬。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嚮合山東北平。堅城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眾。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指漢

工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詘甯能縱馬欲濟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奈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颯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獨是建文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王橫貪天位視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沃盛而孝侯遇弒母亦弱肉強食豈爲天與人歸宜乎練子甯噉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孺哀絰大罵以爲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內灰飛緇衣宵遁爲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詔威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縣賞討奸清宮戮御斬社之怨旁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寺國君含詬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三

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謬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幸而卽位之後山東首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禎旱蝗周諷郡縣敕吏部以拔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陲尊崇先聖政事之美頗班班可考焉然以予論之梁皇弒主肺石達冤衛武篡兄賓筵好學蓋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晚蓋之常規非哲王之天性也

建文遜國

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變忍此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頽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

又况鐵函鎖篋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煠帝后妖讖
云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
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
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
士。而廖平之議。以爲多人必生得失。不若迨爲應援。於
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
人。是也。徃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灌。郭節。宋和。趙
天。秦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
之地。則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慶。東
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菴於白龍。題詩於
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蹤跡去來。何厯歷
也。特以年逼桑榆。願還骸骨。岑瑛據之以聞。吳亮辨其
非妄。夫不復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
惡矣。然以子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場。昭帝新居諒闇。
此時兵力。驢於邊關。內難伏於高煦。國勢危疑。人情牽
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
氏兵強。因茲遁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流簇而藉共
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卽襄鄧可搖。一軍出
漢南。卽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輓
前推。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餽
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颺。驚禽易落。
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

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內鮮惠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况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曾展喜之已哀晉銅鞮而既死掩轍待盡尙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卽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於野并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墮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違於輿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况胡濙訪仙思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自者所其賄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重

壬午殉難

聞之川澤納汗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况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乎若乃文皇帝之正位金陵宜發哀痛之言爲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糈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况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迨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卽加羅織始而寡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土秉貞則祖免竝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雖濫舒之同時五旅張險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

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甯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

明史論

卷十七

明

語

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子聞之，蕩陰之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死如歸，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搜捕者，易於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僚，孫皓凶殘，恆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史論卷之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論正

開設貴州

秦皇開邊。梓林象郡。旋沒尉氏。武帝窮兵。越雋牂牁。僅附臣屬。或繫干戈。或通壁幣。用力若此。獲効若彼。蓋拓疆域。通文教。易稱萃面。書載頑民。帝王若斯之賢也。貴州西接滇蜀。東連荆粵。地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霧瘴山。蠻峒夷寨。無宛馬。叩竹。動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奉藩保不失禮。貽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夷互習。豈非天啟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句吳當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安奢香之聞呼赴闕。兩女子觀變。決機勇於丈夫。且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竟斬馬都督。蒲伏校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鷄命使。特遣解紛。翠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遷。攻殺如故。夫亦夜郎恃遠。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閩人侵逼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救勒入唐。廢興有數。革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出繫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班超鄙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爲至矣。此豈一時掩

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爲布政司者一。爲府者六。爲州者四。爲安撫司者一。爲衛者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春秋。厠肩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介土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畧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安南叛服

交趾自漢入爲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夷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人貢。大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二

祖許爲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弒主盜國。稱前政。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旣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乃孤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略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沒。然後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西域都護。所謂量方度德。懼啟兵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詎攘詢。韓王按劍牛後。管連誓死。帝

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綬。浪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喋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爲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崖。唐美貞觀。紐加突厥。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文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紉袴柳。升失在輕浮。乃拾捐之爲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臣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撫經誤國。二楊太平。宰相。黼黻承明。恆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三

不然。迎新王於金川阿儼。當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闕。外貽謀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爲陳後。實爲黎竊。嘉靖中。黎氏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匍匐告哀。朝臣又至。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強自大。勞弊中國也。所可異者。大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勅留鎮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紹多魚。特徵漏師。短轅純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庸負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平山東盜

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裔。幽亂陳勝以篝火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怪也。子以爲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兵。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見者自號佛母能刻稻爲人馬相戰鬪。衆益信之。於是莒卽墨諸奸民遂蠢起而賊黨董彥臬竇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輒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見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四

而大道竟不可信。理捕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爲羣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受鉞出師。驛驛供億。道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牝雞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并天下奉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髯扁鼻者并誅。袁紹刺宦

官面不生鬚者亦殺。王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蹤跡。杳不可聞。豈軍中張燕。羣號。冲飛。河上孫。惡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河漕轉運

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秬稷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楫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關蔓菁。採食韓泥粟。至脫巾。謹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兌倉。號爲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五

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鷲叢不改。臨海咫尺。台岩猶遺。自燕迄吳。各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隄。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句吳之霸烈。爲聖王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啟千年之利涉。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沈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縮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

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支。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壁合珠聯。已見百川之起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略。京日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隄。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鑿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甯。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京。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大江。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六

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飯。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治水江南

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平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濡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士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州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積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瓊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柔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潏湖諸泖。相繼埋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關。則中臣爲之泣血。况於滔天巨浸。洩於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於一坏之士。其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淤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闕。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七

棟分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芟葦叢生。漸成陸地。請於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開范家濱。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瘠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卽所謂三江既入。多爲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卽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睹矣。至宣德七年。况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苟陂頽。艾涸。

渠需莊而泥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
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橈山標
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太子監國

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
虎闈而齒胃。蓋若是其甚也。及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間。
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
練察治忽。爲嗣王之要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詹
質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龍。非黃淮進
賈誦之謀。解縉效鄴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翼無成。金
瑛偏裒。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册。嫡長分定。乘危履險。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八

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側。非特生
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
高皇。聖學心法。頒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
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況金忠寔夏輔導
於前。黃淮楊士奇糾繩於後。則商出茹芝之佐也。學識
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賑頴川
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輕食。則幽風農
事之規也。又考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
番二紀。中間大官大臣。雖復啟聞。而庶政庶獄。成就諮
決。名爲儲位。實則長君。名爲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
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闈煽禍。

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徇極謹構。一時並集。何以爲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贊之。僞撰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鬪兩宮。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濂教之淑質。壅於上聞。舍沙之哆口。交亂四國。非蒙反圍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載之瑯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夏鄉侯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所人國。以有此也。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高煦爲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明史論

卷十六

明

九

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奕高煦輕之。以爲可取而代也。於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駟馬王甯。淇國公巨福。亦復宮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如執轡。陰教克修。則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桀鷲不臣。非有深圖遠算。特以成祖喜其猛鷲。昭帝曲加友愛。於時父兄見驕。恃愛肆姒。封雲南。則恚怒不去。封青州。則託故不行。支解無罪。僭用乘輿。逆節所萌。有目來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也不過樂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

強也。人不過王斌、朱烜，煦非有賞高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社机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爭濟南，轉躡河北而困守孤城。東身執縛，豈非外多誇詐，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算也。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卹淮南，田叔燒梁獄辭，卽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况齊王後恠，昔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逍遙城中，煦嬰鎖繫，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踏地，以致銅缸燃炭，身首爲灰。彼豈真有開戕戮吳筮擊秦庭之智哉。要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十

不過策驚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眞鐸寢濛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區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於漢庶人之變，而歎螺贏之類我也。

仁宣致治

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於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澹足，生齒繁殖，西兵革數起，脫劍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痍，斲雕爲樸，廢觚爲圓，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至，與戢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

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采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於常朝。錄外吏於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弋謙直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外示止輦。內則瑣規。讓善卽喜。翹君卽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卽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行邊。又且卻驪虞之祥。禁白鳥之瑞。幽圖織婦。訓詁同風。招隱騎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阨於荒外。廢胡后於長門。擊陳祚於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醕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十一

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放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於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於宣。席其已安。則宣光於仁。劉緒續於元嘉。宋治盛於慶曆。王道無巨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楊作相。夏竦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竒。雖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兪之風。過於咻。將順之美。踰於匡救矣。假使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奪烈商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間。化理耶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奈何章帝賓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觀

之禍伏於多魚石顯之專萌於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尚爲有人哉。

王振用事

宣皇晏駕新主幼沖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裔土勢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辨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難除甫節心熏祿位志怵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三楊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十一

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好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璟帝婿也待擊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爲振黨竊殺蒲埋犴狴歸塋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返污衣呂祉魂歸惟持括帛雖范滂不祭臯陶絳侯見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中官之詐矣何至呼爲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億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構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爲賜死文信新

桓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玄宗涕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奸形屢敗。誦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衮。擅殺制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歎拊髀。三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屠。爲振復讎。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也。先焚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凶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甯燬今矣。

麓川之役

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才氏遂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才又衰弱。思氏復振。賓王走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夷自相攻殺。趙奢所謂兩鼠鬪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請讓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倔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卽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雲貴二廣。土夷環疆。動以百計。深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微矣。異類人是跡而

勅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踴警不見於番禺。印杖不來於大夏使斷牂牁之。此地盡越雋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走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命。旣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其論傳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羈翠諸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與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遷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王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多瀾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

明史論

卷六十八

明

西

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讓閩越者也。賈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勲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印笮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殲五等。橫被冕玉。嗟乎。陸湯貪黷。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也。

浙江入閩道險而狹。連千里山勢峻嶮。灌木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糧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况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趨之如鶩。聚衆益多以攻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甯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於浙。爲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關阻

明史論

卷六

明

五

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楷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旣而榮旣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洞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南瑞。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殺。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虜取號。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贛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分之約。則只閩旣困。江浙亦搖。而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

福成歲七先後並殲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次
第盡矣而獨參政朱彰者輪賂王振青儂間閭民苦誅
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爲墟赤羽徵兵青芻轉餉
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關柄政禍如是乎至於陶得二
屢叛而貸死張楷掇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
振黨受過刑賞大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真條奏浙增
雲宜三邑閭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磴
道素多槎枒羣盜易於伏莽黃門雜髮鉅乃不生馬拔
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此耶

土木之變

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十六

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振郅支之誅靳封延壽蓋以
勤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况乃擗翠之帳甫通關
門而黃屋之尊自爲躡綸晉明帝深窺始孰趙武靈突
入咸陽誰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
哉若夫英宗踐祚王振擅權也先築黠狡焉啓疆其時
如羅亨信之議備土成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
也王直之伏闕懇留人王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麗
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之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
征有進無退豈真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驃姚報漢無以
家爲者乎乃從來嘖笑竊弄者必須假禦侮以固王恩
而勢焰炙手者易於恃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

戰顧盼走死地如鷺耳。至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人斷鞅之議。不行者。母亦文皇自征。瓦剌狂於易輿。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迫戒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於梅福之金鏡。皆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僵屍滿路。比於苻堅之犬嗥宮門。管子之鼙鼓皆濁。此何兆也。逮夫井源敗。衄踵至。朱冕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蕩陰之血。酷於染衣。平陽之辱。幾於執蓋。徒使師武。

明史論

卷六

明

七

臣封尸俱死。諸大夫拔舍無從。楚三尸之衆。見懷王以何期。銳司徒之妻。歎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來那顏之怒。不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壁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遺寶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與地同盡。人與幣俱性。徽欽之禍。復見於茲。雪窖冰天。魂終漠北矣。然子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畧。不可以戰。而英宗騷舉。是則瀟湘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爲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甯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馨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隘。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黃河以北。非國家有矣。幸而遷都議格。撞虜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瓦解。講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耕。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擧旗。緣城血戰。追奔逐

明史論

卷六

明

六

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誓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勅請迎駕。懸師剽掠。輒託回鑿。彼直我曲。彼壯我老。必先者方且挾此奇貨。羈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輪幣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爲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橐。饋之忱。歸亦別院間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揚善之說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鼎。漢祖分羹。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一則淚灑冰天。終於輿櫬。蓋相如碎壁。而壁存。賈胡藏

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頃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變聲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于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有豈乏汪黃建炎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王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六道者也

河決之患

河自龍門下浮東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十九

卽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潁毫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芻管者橫湧於曹濮單鄆而患兼在隄防邈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顧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弘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瀾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年河決黃垆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口必在關封南北

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况水又泥沙多滓。驅二瀆之水。行闕過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兖州卑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窵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究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甯。下臨清。出直沽。漕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爲尾閘之衝。必無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二十

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堙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效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魏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臯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達徐。衝決遂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

次疏具陳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景耿屢遷。武帝刑維。宣孤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沮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於茲。

南宮復辟 易儲附

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震驚。百宮芟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郈王膺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新君有捉髮之迎。故王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且喜且悲。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值。異國班荆。矧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爲作也。弟又北面稽首。奉土重紱。兄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三

廟以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上。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又何傷焉。至於菟裘營室。吾將老焉。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不幾負天之位。應憎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傳。札之言。台德昭憂死之漸。君子謂郈王未路。自同盜國。奪門之變。身實召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貶之。降爲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器。輕信宵小。被縶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關外之帥。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

尚當引繩批根。况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卽至景帝。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子慚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玄宗出奔。靈武卽位。道君北狩。康構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闕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菑昌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產祿舞陽之徒乎。觀其軫念。贊發。撫恩弱息。豆兵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誤。入國刻薄。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於東宮。易位之長。處人骨。身目古其難。漢留唐郟。所由擅美于載也。

曹石之變

明史論一卷十八 明

三

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卧虎北睡。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湖騎憑陵。目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慟哭出關。既懼且悔。乃權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旣而龍歸興慶。幕徙南庭。亨彪窺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

莫上天垂象。蓋可見矣。卽在景帝。憑宸羣臣。憂懼或心。歸升厥。或意屬表藩。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父則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日。挾萬乘之尊。行僥倖之事。乘騎勒兵。登垣掖駕。萬一人。臣不謹。卹卹預知。曹石之肉。其足食乎。邈天之幸。私爲已功。吉祥蒙狐趙之勳。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當其請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寶都鄉之心。曹石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於時彪鎮大。同亨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提聞幕府。帝輒召還。帝旣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大。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三

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鐸鏘鏘。紹簪玉。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開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吉祥之功。懷甯又進列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陵遲衰微矣。英宗問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爲不勝其悔也。

汪直用事

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業業。大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喞然廢書。歎曰。嗟乎。法之涼也。國行亂矣。夫于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

之壁必有微瑕。故黠獮塞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汚。國更含詬。媿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文苛細。繩下識者。陋其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詞人。牀第方言。巷語競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筍鉤距。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親以萬乘之尊。行政許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權近幸。招致奸民。踴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將問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薑桂皆鋤。脂韋成習。呈身官掖。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至。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拒靈。養好甫節。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者

明史論

卷十六

明

十四

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孕利器。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龍錦衣。衛獄焚其械具。垂宗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太公。勿幽置禁闕。委命奄嬖也。西廠繼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魏傾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羅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風。哀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搖賊。幼蕃禁中。不思日碎寶瑟之忠。妄有祿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役。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宛穴。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詭譎。恆王談笑。除好。覃懷乃

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孟子之流消于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平鄭陽盜

鄭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互屬下抵鳳陽廬霍地偏千里環接數省河流四達複嶺萬里麋羅之故國警能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洛漢不復豐惡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鄭處萬山林篁叢密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主長莫隸版圖家古士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五

大之形剽通以膂方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政元唐鄧荆襄駭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宮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鬍子又以餘三人可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士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成滿萬乃史稱其草薶良民枕藉山谷成多道死尸棄江干頭羽蓋屠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

只人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梅福始議更張洪謨著流
氏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
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
十一萬三千願畱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並輸賦
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邯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
秦溉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守慢藏利器誨盜非
惟乘險實啓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稷卨之
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度
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
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爲己功者吾又以傑爲
百世如生也

明史論

卷十六

明

三

平藤峽盜

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其山
則夾江峻嶺峭崿峭削盤纒捫天高瞰數百里下乃臨
不測入速谷矣其徑則引之綫懸于盤非手援足躡不
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
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牯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閉
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可裏糧而
窮也其產則密箐叢篁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
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放俗綜其
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烏道蠶叢華有天門箭
括已爲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

而猶犷獷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信。建營堡以備之。而失勢馱駭。辟之癭抱腫。樗輪匠不能斲。遵除戚施。官司不能材。神臯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編赤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治河。僅行申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瘠疥之疾。能廢七尺之驅。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玄所以決戰。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薄水。決其樊籬。縱火大藤。空其巢穴。賊乃悉衆憑險。斂兵拒戰。而王師援木攀蘿。楚歌四合。援牽蟻附。漢幟先登。磨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組。奪其世險。至於支離身首。刳剔肝腸。金鼓

明史論

卷十六

明

七

陳兵旌旗乘霧。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搦背。急擊勿失。宜暢皇靈。顯彰天殛。取威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苟彙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橫戈。蓋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摩。久革其故。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與

興復哈密

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叨邊而臣。卽仰闕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西羌。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

臂殫財殫兵浮河抵漠其與蒲桃天馬妄事異域者殊
矣高帝開置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
衛西出肅州千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羞
也取不亡矢遺鏃守不罷兵屯戍百年連寇扼其吭而
有之爲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卽位土魯番始盛枕弦
數萬奄有哈密劫其王母夫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吳
通好必取荊州以世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
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後乘喪納
王肅非長策阿黑麻旣壯復修夙讐再殺罕慎孝宗仍
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執張海見欺朝議方
至用兵許進上方略楊翥議乘間夫定遠以一介使者

明史論

卷十六

明

天

決機俄頃猶然橫行絕塞諸部怵息至甘英抵條支懸
安息臨西海而進等召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
蘭宵遁兵不遇敵死亡畧盡僅得空城爲世口實中國
長技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成
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土魯猶心憚中國蒲伏納土
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而番長乘釁
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緡幣
邀功恢復罪過王恢辱浮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
士番未嘗一失及閉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
稍稍被兵焉封疆之寇未除中朝之鬪旋作左袒彭澤
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疆爲赤幟

修小隙者。還假道。誠爲兵端。嫉輔臣之激始。評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由之罔。去年對簿。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徼。置大帥如弈棋。視巖疆如狐注。而河西以外。拱手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敝屣。而西藩甌脫。又當罪從未滅矣。

平固原盜

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音拔拜獵爲上。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賞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喇東門。劉淵請歸會。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參將劉清。斂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

明史論

卷六

明

完

劫滿虜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啓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陽千里。而遙緣峭壁。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絕。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氏服豈居。郿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固知四者。恃僨轅之小績。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衆僞降。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讓之輕出。則衙亭無敗。用許歷之據險。則閔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交升躬。擐甲曹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牧則困獸自斃。而且金鉤賜虎狸。刮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

功垂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虜之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忠以晟計未泚。熒惑守歲。安拒苻堅。郤都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已者耶。縉之辦賊之方。由於將帥。命將之畧。本於政府。所喜者彭越。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決勝千里之外。比於豈長料桓温之必克。郗超議謝玄之有成。猶爲過之。而彼謂設難發言。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蕭艾東門之役。撤其闕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俾異種於茲邑也。

明史論

卷十八

明

字

明史論卷十八

南海陶文輝校

明史論卷之十八

09565

